

孙 丽 萌 文 集

S U I Y U E Y O U H E N

岁月有痕

散文卷



远方出版社

孙丽萌文集

散 文

岁月有痕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有痕/孙丽萌著. —2 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7
(孙丽萌文集)

ISBN 978 - 7 - 80595 - 718 - 0

I. 岁… II. 孙…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999 号

孙丽萌文集·岁月有痕

作 者	孙丽萌
责任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游 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 - 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98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5 - 718 - 0
总 定 价	340.00 元
本册定价	28.00 元



写给自己的话

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因为酷爱读书就胆大言不惭地对人说:长大要当一个文学家。其实,那时候你对“文学”二字的含意懵懂而又懵懂,对“文学家”的含义就仅限于手中捧着的那一本本厚重的书籍和里面充满了知识的神秘世界。直到今天,你一想起那个纯真得似乎有些傻气的女孩子自信满满的“理想”就会眼眶湿润。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手中捧着厚厚书籍静静阅读的孩子了。但你还是时常想起小时候在郊外的草丛中,沐浴着灿烂阳光读书的情景:那泛着草地和泥土芳香的滋味令你留连。尽管那时候在别人眼里有几分古怪的小女孩早已远去,但你依然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你拥有的是一个孤独的童年。你从未有过亲密的朋友和小伙伴,在你的记忆中你的“玩伴”仅仅是一只小仓鼠和一只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瞎了眼的兔子,剩下的就只有一本本让你爱不释手的书了。父母亲只为你的不贪玩和爱读书视你为听话的乖乖女。当然还有可以为父母分忧的家务活。直到许多年后,当你步入社会,当你懂得回首审视自己,才明白,那个孤癖而怯懦的小女孩在不知不觉中于书中早熟,畸形的早熟使你远远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当你意识到现实的世界根本无法为你遮风挡雨时,那

时的你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

尽管每个人的一生都注定了要经历风风雨雨，尽管你在不知不觉间长大成人，然后为人妻为人母，尽管你的成长和许多普通人一样不容易，你依然庆幸读书毕竟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进入了警察的行列。从一个普通的小“片警”成为作家。又从一个作家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一个个的蜕变虽然也包含了奋斗的艰辛和不易，但你还是对命运给你的回报心存感激。

回顾这许多年的历程，你在内心深处珍藏着父母曾经对你说的话。你父亲对你说：“有堵墙就倚着，没堵墙就立着。”母亲告诉你：“谁有不得自己有，谁行不得自己行。”现在看来虽然父亲的话稍显中庸，但两位老人都是希望你能够自立自强，随顺做人。父母朴素的两句话恰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座右铭。也成就了你简单而普通的“蚯蚓”生存理论：默默耕耘，以曲求伸。

如今的你拥有了你所能够拥有的一切，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等等……所以，你怀着感恩的心将这套文集献给所有你所深爱并应该报达的人们。虽然水平离小时候憧憬的“文学家”预期甚远，但那所有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你的真诚和感激。

作 者

2009 年 10 月 18 日于呼和浩特寒香阁

目录

❁ 第一辑 · 小时候

陌生的故乡	3
南园	5
小表姐和她的故事	8
赶小海	11
失落在葫芦架下的童话	13
大皮靴叔叔	16
长“角”的房子好漂亮	20
日记摘抄(1974—1976)	22
人活百岁得有个妈	31

❁ 第二辑 · 青涩年代

日记摘抄(1988—1990)	37
同桌	45
小剑与荔儿的对话	50

岁月有痕

诗人·警察·小老弟	54
友谊是一炉炭	57
朋友,永远美丽	59
我和鸽子	61
舍不得爱你	64
给心情放个假	66
放逐记忆	68

第三辑·我的片儿警生活

我的“片儿警”生活	73
闫老太和猫	74
资料室和达格尼玛	80
润林孩、小回民和四儿	86
居民委员会主任和她的家	95
生活并不像葡萄那么甜	99
最完美的残缺,最美丽的丑	102
浑浑噩噩痴与怨	105
魔鬼的忏悔	108
结缘作家楼	112
警服的故事	121
片儿警姐妹	124
老所长的无奈与希望	129

岁月有痕

❁ 第四辑·岁月有痕

陈光林——用心灵感受草原	137
作家·诗人·公安厅长	142
我友如歌	146
鲁院姐妹	153
智慧文学的魅力	159
真诚是一份难舍的缘	164
友谊如花	169
怎一声“珍重”了得	172
不想说再见	175
依依不舍湘西行	177
渔村里那咸咸的鱼腥味儿	180
岁月有痕	184
儿子的画	189
非常时期的非常文章	191
雾风	195
雾雨	197
雾缘	199
怪柳	201
学会欣赏	203

❁ 第五辑·附录

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 ……… 扎拉嘎胡	207
--------------------	-----

岁月有痕

关于侦探小说的思考	蓝 玛 210
文坛上的又一道风景	邓九刚 213
唱响光之歌	杜元明 216
燃烧的激情	包明德 220
做女人真好	于洪笙 223
记忆的碎片	杨 绵 227
有一个朋友	徐 剑 230

第一辑

小时候



陌生的故乡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故乡是一只装满了回忆的话匣子。打开了,许多久远的故事像童话一样流泻出来,在我们这些儿孙辈们的耳边絮絮叨叨,让人既好奇又乏味。或许因为没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长辈们可以体会到的“少小离家老大归”,所以常常会在长辈们“莫忘了自己的根本”的责怪中,漫无目的地去找寻那个陌生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故乡。

我的故乡有一个极好听的名字叫白沙滩,它在胶东半岛的黄海边上。一条叫白沙河的小河从村边流过,不远处便是白沙口,那里是烟波浩渺的大海。

海水是蔚蓝的,天也是蔚蓝的,让人有那种海天一色的感觉。海边的沙滩是耀眼的银白色,离海滩不远有一片望不到边的马尾松林。海风悠然吹过,卷起海浪,掠过松林,海浪与松涛的和鸣似一曲美妙绝伦的交响乐,令人如醉如痴。

我出生在遥远的南方,自幼随父母四海为家。偶尔哪年哪月回来



探亲,在那几间祖屋里住一阵子,便又浪迹天涯去了。所以,故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也是神奇的,像一个有美丽也有苦涩、断断续续的梦,常常会从记忆中跳出来,告诉我:有一个陌生的地方叫故乡。

南园

我家的南园不大，却在村子的中央，与我家那几间祖屋只隔一道石墙。听说最早以前南园是我家的内院，后来虽然败落了，但仍是我家的宅基地。我父亲是长房长孙，但因许多年来一直戎马在外，南园便由婶子和一个我叫二哥的堂兄两家合用。

南园其实是个菜园。里面一畦畦种满了各色时令蔬菜。什么黄瓜、西红柿、韭菜、生菜、南瓜、菜瓜、丝瓜应有尽有。最多的要属菜豆，长长的从四周的院墙上垂下来，偶尔有几颗开着金黄色和紫色小花的豆类掺在其中，显得与众不同。婶子说，那金黄色的是花脸豆，中看不中吃，待秋天收了种子给孩子们玩。那紫花是眉豆，豆荚儿不大，弯弯地镶着一条紫边儿，很像女人的眉毛。婶子说，这豆不好吃，一股“狐臊”味，早想拔了去，因为好看便留下了。

南园的四个角上有几株香椿，春天时用鲜嫩的香椿芽子炒鸡蛋别提多好吃了。只是人们很少用它来炒鸡蛋，而是趁嫩采下来用盐腌了，封在罐子里留着待客。



在南园中间有一口不深的小井，井沿是用石头砌成的，四周湿漉漉地长满了青苔。车前草从石缝里挤出来，绿绿地伸展着它们的叶片。一根麻绳绕在井边的小石柱上，另一头垂在井里。每天浇园时拽出绳子，露出一只装满了水的小木桶。井水清凉甘冽，盛暑时人们常用这井水冲凉。只是井边上是不许小孩子玩的。记得一次我试着用那小木桶打水，谁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水桶乱响也未能打上一滴水来，末了还把绳子掉到了井里，气得婶子冲我妈妈一阵乱嚷：那么大的丫头玩什么不好，成天价在菜园子里转，也不管管。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南园东北角上那几株“蛤蟆瓜”。它们的花漂亮极了，样子有些像百合，红艳艳的花瓣上长着一些不规则的黑斑。果实表面布满了小疙瘩，像涂了蜡一样嫩黄嫩黄的。熟透了的果实会自动裂开，里边包着果肉的籽是鲜红的，吃到嘴里微微有些甜味。吐出的籽则是棕黑色的，很像一只只小蛤蟆。后来我才知道，这“蛤蟆瓜”其实就是人们常吃的苦瓜。

我喜欢南园，因为南园很静也很美，这适合我那时的性格，还让我找到许多独处的乐趣。比如捡拾凋谢的芝麻花，在井台上泡水洗头，然后甩着乌黑爽滑的长发去抓在园子里乱飞的蝴蝶。若是碰到一两只蚰蚰儿和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小蟹，那便更有得玩了。

当然，南园给我留下的并非全是美丽。在南园西墙一处微微凹下去的地方我常看到一张女人的脸。那脸上有汗、有土、有疲倦也有悲伤，让我觉得很可怜。婶子说，园子另一边是她的家。她是我家五服边上的一房媳妇，平时来往不多，可论起来我该叫她嫂子。她夫家很穷，孩子又多。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常常要靠这家借点米，那家借斤面来维持生活。次数多了难免遭人白眼。

或许是因为好奇，一次我慢慢走过去想看看她在做什么。她发现

了我，便对我笑笑。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和善，我就隔着墙和她说话。她的衣服满是补丁，半敞着怀，一个大头小身子的孩子在她怀里吃奶。看到我举到嘴边的馒头便扎舞着小手一个劲地吵着要。她没好气地在孩子的小屁股上拍着，一边不好意思地说：大妹妹别笑话，孩子小，奶水又不够……

我把馒头给了那孩子，孩子不闹了，香甜地吃着。她朝我感激地一笑，我却分明看到她的喉头动了几动。我觉得她一定也很饿。只可惜那时我对“饿”的理解太单纯了。所以，几天后，当她因没米下锅而上吊自杀了的消息传来时，我简直被这可怕的现实吓傻了。我不知道在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还会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从那以后，我便很少去南园。

